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九

明　劒南張　岱著

徐溥丘濬列傳

徐溥常州宜興人兒時裒取經典法言藏夾袋中里師疑為戲具遍觀之乃大驚詫其父去曰吾不能為令子師矣景泰甲戌舉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弘治元年以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尋陞尚書

上嘗命撰三清樂章率同官言天子祭天地饗不過

犢牲席不過藁鞂以天至尊無對物莫能稱其德故不用也漢有五帝之祀已為非經況三清說尤邪妄謂天之上有三大帝而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臣等習誦禮經邪說佞曲誠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儒臣居之者欲令諷議政事論經史正闕失非欲其阿諛從旨取容悅也　上嘉納欽天監正李華以傳旨復職閣疏言　皇上即位來大小陞除皆出題擬別無內降故干請斷絕事歸至公

天下翕然想望太平華選壽寧侯塋地即有勞宜量與賞賚不宜傳旨以啟倖門事得寢弘治十二年以青乞休 上眷留之久乃許踰年卒年七十有二贈特晉左柱國太師謚文靖溥德性凝重度量弘遠在内閣承劉吉恣肆之後處以安靜十餘年間以仁厚寬裕培養國體其所納約將順天下陰受賜有所謀謨歸於慎守成法而已或勸其建白溥曰國家法度我 祖宗所以加惠元元至矣盡矣為人臣子患不

能守耳　孝宗即位溥在經筵多所規正退食私第推誠延訪如恐不及言不必出諸己惟其是用人不必所知惟其才且賢人薰然望其容飲其和而莫測其量之所至天下服其休休溥珍古董說者因而投之以得薦拔時有金翰林盧編修之稱溥居父母喪廬墓三年有白鳩白雁之異自奉甚薄非賓祭未嘗殺牲周卹施予不少靳惜初入官即分俸贍族在內閣置義莊千畝一應糧徭俱照開國勳臣例悉為蠲

免文靖柄政乃為會試正考成化乙未會元王鏊狀元謝遷辛丑會元趙寬狀元王華弘治庚戌會狀錢福王弇州曰文靖三典禮闈得人之盛本朝無兩

丘濬廣東瓊山籍其先晉江人元李有官瓊者因家焉祖普性為良醫有陰德濬幼孤嗜書或從市肆借讀或從親友訪求假抄聞有積善之家必豫計內定有即遠涉數百里轉浼至數十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為人所厭薄僞輒色相拒其願篤如此

正統甲子舉鄉試第一兩試禮部名在乙榜授教職肄業太學祭酒蕭鎡深器重之景泰甲戌中式選庶吉士讀書中秘益究心本朝文獻名著四方既撤館授編修天順以來兩廣用兵不利濬上書李文達論平寇方畧曰兩廣蠻賊自總兵顏彪行師無律而我威始不振自其縱兵擄掠而民財始大屈自其殺平民為功而人心始日離賊徒始日盛今用兵之策大要有二曰逐曰困而已逐在廣東困在廣西何言廣

東賊當逐也廣東故無賊〻皆來自廣西猺獞而居
民縱之使其盡反巢穴民無所從莫嚮以變所以必
逐也何言廣西賊當困也猺獞在峭嶺險峽中雖有
官軍百萬亦無所能一鼓直抵而盡殲之也所以必
困也今廣東十府殘破者六其地之相去遠者或至
千里若逐之從一路則敵之與我彼此相避必難成
功必分為四路一路自廣州三江口趨肇慶歷四會
封川等縣泝流而上至藤江一路自肇慶之新興過

陽江抵高州界擣電白信宜出茂名化州繇間道經岑溪容縣界一路自藤縣直泝北流江登陸繇鬱林博白陸川出石城抵雷州復自石城往廉州之靈山下横州一路自廣州之連州經賀縣出平樂四路之兵俱會潯州窮搜極追且招且勦此遂策也廣西猺寇所在有之惟潯州大藤峽前臨河後抵柳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中皆高山峻嶺惟其蓄積有限必資火種力耕其田盡在山外若進兵屯守蹂其青苗使

出不得擄掠退不得耕耨蹔之不過一二年耳春夏之交蠻地大瘴今欲進兵宜于七月春夏退屯於瀘州既秋復進軍士乃完此困蠻也夫今日賊徒所以倍蓰於昔日者皆良民耳彼平居輸賦供力養兵奉吏我保障賴之迨旦夕來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入城則閉不納入山又與賊遇不幸見虜姑且順從貸須臾無免賊因而劫持虐用之行使負擔息使樵蘇攻城則驅以當矢石反斧則棄以委官軍民所倚

俾不死固心語曰我豈從賊不得已耳它日賊平故可趨賊供從如平居忽聞大軍之來喜若更生乃及既至眞賊遁入深山了不可得不得已從賊者盡甘心焉興言及此深可傷憫今之總帥宜戒前軍召諭父老子弟指誓天日使無疑顧出榜招徠許以自新或興殺賊贖罪然後良民可使不為盜也而又除去總兵等官領去旗牌及挽弓報效等項名色以絶其驛騷加意撫綏廣州一府以固其根本獎諭服順之士

官使聽調遣厚加犒賞所得賊財盡以與之以結其心嚴私鹽之禁以為賞勞之資以足其欲被虜軍民自賊來者或知其情勢俾為嚮導以借其力有欲報仇者編為義兵使隨軍調遣以壯其氣如是而賊不破者未之有也賢善濬策以轉聞 上嘉納之命錄示總兵巡撫卒用破賊九載秩滿陞侍講預修 英宗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已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石亨輩汚口誣蔑

豈可信之以誣萬世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學士濬自出己見撰史畧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為主然秦隋之末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未可遽予乃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本年陞祭酒十六年加禮部侍郎復謂真西山大學衍義猶至修身齊家而止濬更採集子史經傳有俾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己見為百六十卷曰大學衍義補表上

孝宗嘉悅陞尚書掌詹事府事且命錄其副本

刊行時年七十餘矣又四年薨文淵閣大學士入內
閣　敬皇帝知濬老儒方欲嚮用而濬自少苦學老
而右目失明在朝半疾病屢求去　上令朔望免朝
參大風雨雪日悉免朝以優之未幾卒贈太傅謚文
莊濬生平不可及者三事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
一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貴人作介慎二歷官四十
載積俸所入僅易一園京師私第終始不易廉靜三
然性頗卞急持意不回又以廣引傳益之弘治癸丑春

朝覲吏部以黜陟關濬擬旨留用者數人與同官徐
溥議稍異已輒怒捽冠于案執愈堅沮陳獻章莊昶
等令終廢不用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扼之尤
力後嗾醫官劉文泰訐奏恕恕意濬教泰遂求去於
是言者譁然攻濬謫濬悖亡長思録戲劇五倫記為
不經之作不問也王守溪曰丘瓊山於子史無所不
通而尤熟於國家典故但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以
為非人所共否必以為是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

不得不與河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為
生事可惡論岳少保則以為萬萬不能恢復其偏見
大畧如此在閣時常以糯米淘淨挾水粉之澀乾計
粉二分向麪一分搜和為餅其中隨意加餡爆熟為
供歎賦遺口濬以此饋中官因而得進　上　上食之
喜命尚膳監為之不中式被責因請之濬濬秘不肯
語中官嘆曰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　上取寵此
吾等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由是京師傳為閣

老餅焉

石匱書曰徐文靖在　孝廟朝用意忠孚一一薦引稍涉情狗而謗議遂生丘文莊立朝有險譎之名讀書宿儒亦豈宜爾若迂與亢則有之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廿八

明　劍南張岱著

劉健謝遷列傳

劉健河南洛陽人其先太康人曾祖紹祖為元順德路總管父亮三原教諭娶妾白有娠方就館其妻張夢一偉人致帝命紫衣玉帶其家寤猶見也而白報生男名之曰健少聰慧嗜學與閻禹錫白良輔輩游皆洛中名士登天順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

甲午進修撰陞春坊右諭德晉左庶子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　孝宗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賜胡騎虜奴弘治元年知經筵辛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健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人謂木強人而已既入閣練習國體名經濟才萬安劉吉相繼去位與徐溥丘濬同相正色讜語無所依違七年進太子太保明年薦李東陽謝遷入輔政十一年以大明

會典成進柱國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時　上勵精求
治健亦身任天下之重凡大臣進退政事臧否知無
不言多見信用　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煖閣而召
健東陽遷議政東陽才敏遷方質而健確直見事稍
遲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十六年加
少師進華蓋殿大學士其年一品滿九載　上曰勞
卿久矣進左柱國支正一品俸時　上憂勞思治益
明習國家事欲盡革諸煩苛弊蠹以撫民隱每召對

屏左右離立數丈許左右竊竊目屏隙中闚　上數
〻稱善而已　上仁慈敬慎望治雖切而謹守舊章
不輕變易尤惡慘覈之政從念　上體清癯太子未
壯恐一日有意外處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使天下
隱受其庇至　上語及宮中之政毅然創抑欲盡洗
剔近侍權復　太祖舊章然亦未敢輕動也當是時
健與東陽遷三人在內閣而馬文升在吏部劉大夏
在兵部韓文在戶部戴珊在都察院同心戮力天下

仰風采健在內閣凡事以公平為主正色率下處同
鄉無所黨比僚案謁私宅不與交一言及入朝論事
閱大體者累千百而不盡弘治以前士攻舉業仕則
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覽詞賦聞有之衆皆慕悅之
得美除　孝宗在宥朝政有常冠佩委蛇士各奮興
健獨教人看經窮理李東陽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
健處之若不知者吳寬文學著名謝遷欲健薦之同
相健外示唯唯而已強之則曰待公柄事興之同升

何景明年少有文無健同鄉人謂得選翰林無疑健獨嫌景明福薄也　孝宗寢疾召御榻前執手欷歔令太子侍具言軍國重事命與東陽等悉心匡輔皆飲泣受命健出宮慟哭而歸　武宗即位不親萬幾中官用事健與東陽遷自劾復疏言政令十失推讓東陽屬草未幾中官劉瑾與其黨八人者益見幸健與東陽遷連章請誅之戶部尚書韓文率九卿繼疏健從中反覆諍八人良窘中官王岳范亨徐智入閣

議且安置之南京健推案慟哭曰　先帝臨崩執老
臣手付以大事陵土未乾變幸若此他日何面目見
地下耶健以岳亨可與謀因密語明日諸公伏闕固
爭公從中應之吏部尚書焦芳素以健不比已欲圖
健位泄謀於瑾、等泣愬　上前　上震怒收岳亨
而瑾遂為司禮監健三人知事不可為即疏辭官
上亦立聽之惟東陽被留瑾當事盡捕言官之論救
健遷者褫韓文官而焦芳為大學士健遷歸東陽祖

戲欷歔泣下徙僞䶊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
語則與我輩同去矣東陽憮憮復榜示天下以徙還
等五十三人為奸黨又二年坐推舉懷才抱德士草
詔出徙黜為民追奪其誥命仍謫罰米瓘誅復原官
所罰贖還之徙每聞 上狩邊巡幸江南輒長嘆蹙
乜脊曰 陛下慕於露蓋臣安坐家食死無以見
先帝矣輒舉弘治時事淚潸潸下也 肅皇嗣位詢
訪遺老意欲召用而徙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

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
三贈太師謚文靖
謝遷浙江餘姚人父恩以禮經名塲屋久弗售曰遷
居而生遷遂以命之成化十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會
試考試官趙琁閱其文欲置選首而琁為兵部主政
名位輕置第三顧琁批遷卷曰狀元宰輔必此子也
廷試擢第一授翰林有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
請文賀遷辭曰此人素不為公議所與惡可以諛言

悅之竟不作辛丑同考禮部癸卯冬滿九載陞右諭
德甲辰再同考禮部乙巳充經筵講官 孝宗登極
推恩宮僚陞左庶子弘治戊申 上在諒陰內侍郭
鏞請選妃嬪以備六宮遷上疏言 先帝三年之喪
未終豈宜遽有此舉姑俟祥禫禮畢行之未晚 上
即已之辛亥 憲宗實錄成陞少詹乙卯詔以本官
入閣辦事虜犯大同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國用頗乏
奏請於南方折糧銀內更加銀若干遷執不可曰南

方稅額甚重宣德正統間因民不堪命故立折銀法以寬之今若更加則反重於本色民益病矣且足國惟在節用苟用之不節雖加賦何益其事竟寢孝肅太后崩　上召內閣大臣議陵廟事遷請集羣議以正典禮先是成化間孝莊睿皇后崩禮官預擬二后並祔太廟至是　上從遷議乃別立奉慈殿以奉孝肅神主如周姜源之禮中外頌之內府倉庫諸司滋輸納者多索賄賂民不勝害遷嘗乘間言之　上令

撰旨禁約遷曰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明白開
奏而後嚴立禁條有犯必誅庶可以甦民困 上悅
郎如言行之荊襄等處流民屯聚漫無名籍成化初
區處失宜幾生大變遷與司徒韓文言於 上命刑
部侍郎何鑑往經理其事隨宜安集附籍者衆所得
編戶三十餘萬 孝宗大漸召遷等受顧命 武宗
登極逆習蠹政戶部尚書韓文率百官伏闕論之遷
助於內將寘之法會事泄不克遷與劉健俱致仕既

去吏部尚書焦芳入閣與瑾深相結納欲甘心於遷人皆危之遷笑曰不見劉元城事乎天祐皇明我當無它日與客圍棋賦詩以自娛二年後餘姚人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人徐文彪以懷才抱德被舉瑾謂四人者遷里人所以舉懷才抱德之士草詔出健遷矯旨與健並黜為民摘戍禮等四人禁餘姚人毋得為京朝官又勒令遷弟武選員外郎迪致仕子編修丕除名與干瑾誅詔復職致仕辛巳 世宗登極璽

諫遷既薦遷乃遣行人齎勅存問迪起叅議至復任
翰林癸未令有司特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人陳侃
齎勅起遷於家時年七十九矣十月抵京進少傅戶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辛卯二月卒壽八十三贈太
傅謚文正遷長身玉立儀觀都偉為人慎默簡重其
與劉健李東陽同相健敢於任事而資遷之剸斷東
陽長於為文而資遷之典則　孝宗臨御十有八年
繼體守文號稱至治三人稱賢相焉

石匱書曰徐文靖溥劉文靖健李文正東陽謝文正遷楨棐不可誣也史官稱其端靖寛綽文雅亮直殆有見者夢受顧命之後或以蚤歸蒙讜錮之名或以久任來伴食之誚士論不無優劣於其間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一

明　舒南張　岱著

萬安彭華劉吉尹直列傳

萬安、眉州眉山人長身魁碩、眉目如刻畫外寛然長者而內深刻刺骨正統戊辰進士景泰三年以易儲陞左春坊司直仍兼編修安同年李泰內臣養子也安與泰結為心腹成化己丑內閣闕人泰推安曰予先為之、遂薦安入閣未幾泰暴卒、安唯日以囑託貪

賄為事交結宦官但有所屬無問賢愚有内援者則用之十一年彭文憲時年加禮部尚書十三年商文毅輅去位安遂進首相初昭德貴妃萬氏侍 憲廟於儲宮其父為諸城邑吏至是以貴妃授都督兄通亦為錦衣都指揮權寵震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廷安喜同姓陰使人往來於家為進妖僧繼曉以固寵特江右李孜省亦以小吏能幻術與其徒鄧常恩俱驟躐顯貴安托孜省同鄉學士彭華復深與相結一時

詞臣若禮部侍郎邢讓祭酒陳鑑及方正之士王恕
馬文升耿裕秦紘皆相繼斥逐雲南土官暴罕弄與
木邦爭搆據寶林以賂安啗其利即授安撫同時內
閣三人劉珝劉吉珝急躁吉陰刻皆為天下所輕方
昭德好奇翫中外有進寶玩者即傳旨與官以是府
庫日竭爵賞日濫三人並不聞出一語故時有紙糊
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吏部尚書尹旻左都御史
王越與劉珝為一黨安與彭華為一黨久之安以計

排擠斥去之越與是亦相繼罷有進士倪進賢少而無行出入安門安取為庶吉士安病陰痿倪自譽善醫共藥為洗之因擢御史故時呼為洗鳥御史鳥倪徽州人善房中之術二十三年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疏斥安貪位固寵老無廉恥御史姜洪等各糾劾俱不報及御史湯鼐差印馬詣內閣會勅安謂鼐等曰近者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我等扶持科道再三陳說方添此一段鼐即上疏人臣之義過則歸己

安等乃歸過裏面而又使臣等以扶持之說不知安所謂裏面者將何所指謂內臣耶謂朝廷耶乞追究所指治安等誤國欺君之罪鼐方俟命閣下司禮監宣入令跪聽命鼐曰令鼐跪者果聖旨耶曰奉旨鼐乃跪久之太監曰可歸矣鼐以手拍地大言曰臣所說皆經國大事何為不見施行 孝宗在東宮稔聞其惡至是於宮中檢獲所進說一小篋皆房中術遣太監懷恩携至內閣示之毎展一卷曰是大臣所為

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官將跪刻出、懷恩
持至內閣令人捧讀、安跪而起、而復跪哀泣乞憐
全無去意恩即令人摘其牙牌、曰請去、乃遑遽而出、
索馬歸第、初安久戀內閣、不肯去人或諷之、安答曰
安惟一死報國耳、及被出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
也、安賄鉅萬安死妾媵子弟懷以奔人遂無餘者其
子冀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為編修俱淫恣不檢
大肖其父祖相繼以死安遂絶嗣

彭華時從弟也年十九領鄉薦景泰甲戌會試第一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天順戊寅預修大明一統志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大學士李賢救免八年　憲宗嗣位入侍經筵成化十五年用內閣萬安薦超擢詹事仍兼學士二十二年陞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閣預機務本年驟得風疾懇辭得俞允歸就醫卒諡文思然阿附萬安與妖人李孜省相比以故肆譏於閣亟亟若狂如尚書李秉王恕馬文升秦紘侍郎邢讓

祭酒陳鑑與其同鄉劉宣羅璟相繼斥逐華之力居多

劉吉博野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五年進禮部右侍郎八年轉左十一年以本官兼學士入文淵閣預機務二十三年　孝宗即位再進少傅太子太師吉阿附安欺上罔下故庶吉士鄒智等劾安必及吉既安去位吉為首相盡逐排己者又善取名陽為正論以蓋陰私五年壬子左庶

子張昇曰天變上言為政以人才為先尤重輔導之
臣屬者言官交攻大學士萬安尹直劉吉安直以次
罷吉偃然獨存寵信殊遇乃阿結諸宦昏暮款門許
以超擢柔佞傾側冀免劾糾以致人無復言奸計獲
遂臣姑舉吉一二貴戚萬喜依憑宮壼兇燄肆行吉
與締姻泰山是倚及喜下獄猶為營救吉與父異居
殊釁父死甫殮亟賄貴戚近倖圖獲起復對客咲談
無復戚但盛取艷姬朝夕淫樂閭巷相傳以為笑柄

吉請託遍公府賄賂委私門李林甫之口蜜腹劍賈似道之牢寵言路合而為一直謹斥以應天變而御史魏璋者為吉鷹犬諷六科十三道交章劾昇以浮躁謫官吉屢干清議言官論之輒得溫旨人謂之棉花以其愈彈而愈好也尋以老求退 上允之家居大盜入其舍驚怖死

尹直江西泰和縣人景泰癸酉領鄉薦甲申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除編修 憲宗御極充經筵講官預

修英廟寔錄初景帝名號未定或欲從昌邑更始例直辯不可成化己丑春祀四陵以秀王主祭陪祀官循舊分行直言往者兩大臣主祭故陪祀可分王今徧詣四陵陪祀者尚可分耶禮官從之嵩嵬入貢懇往年遺賚以數萬計直言當初給賞時盡擬名籍豈得有遺若妄許之即滋小人之計未幾奏者果踵相躡衆服其明決丙申以父憂歸丙午召為兵部侍郎會貴州守臣奏叛苗勢甚猖獗宜合兵亟勦直

言此必貪功生事者冀有所指取苗勢未必然也力
贊大司馬請遣官往勘率以撫定是年九月改戶部
入内閣參預機務直以首相爲安爲知己一時制誥
典冊多出其手丁未占城王子古來爲安南所偪棄
國至廣求援議者欲令守臣送之還國直言遠夷爲
强國所侵其來懇者恃我能爲之主也若徒遣歸而
不與處是棄之矣宜令大臣至廣審度事宜且勑責
安南敦睦隣好庶不失以大字小之體因薦都御史

屠瀟往由是安南欽戢古来得領封還國　憲廟上
賓遺詔中有欲加一二語者其所関甚重直取天順
甲申舊章示之乃止　孝宗嗣位有旨欲召用内監
舊臣懷恩直謂此非初政急務　上不允懷恩至而
直與萬安不可復留矣直歸老滏江者二十七年享
年八十五卒謚文和闇學記云予觀直所撰瑣綴録
力詆吳與弼之為人及諸勝己者悉加排擊心窃疑
之既而讀國史狀直之心如其撰者不爽也

石匱書曰萬安濈炭於位三十年非賄入者不留非附己者不用故同朝如彭華劉吉尹直輩附麗逐臭較應氣求政府揆府亦幾若溷溷矣及東宮嗣位出其奏疏一篋皆房中秘術令內監字擲而問比之安跪而起、、而復跪哀泣乞憐　孝宗可謂善處此賊矣摘去牙牌猶思復用安之奸惡十之三而安之無恥十之七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二

明　劍南張　岱著

王鏊列傳

王鏊吳縣人年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善為舉子藝太學諸生爭相傳誦先達名輩屈與為友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一見以天下士奇之成化十年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明年會試復第一廷對時望方屬執政忌之置一甲第三授翰林

院編修九年進侍講弘治初充經筵講官時中官李廣怙寵干政鏊進講意存諷諫　上退謂左右曰若等知今日講官之意乎蓋謂廣也　上出遊後苑鏊講無盤于遊田詞嚴義暢　上悚聽自是不復出遊修　憲宗實錄成進右春坊右諭德陞侍講學士武宗出閣進少詹兼侍讀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李廣敗大臣多被污鏊獨不與壽寧侯與鏊有連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或以為過鏊曰昔萬循吉攀附

昭德吾輩恥之乃今自附壽寧耶　孝皇末年將大用鏊以憂去　武宗登極赴為吏部侍郎內官馬永成等八人蠱惑　上心日事逸遊給事中陶諧劉蒨等論諫鏊言于戶部尚書韓文曰此國家大事治亂所關大臣百僚之表獨無一言耶六部會疏以請時吏部尚書焦芳黨附八人不肯與名韓司徒令郎中李夢陽代草疏入　上大怒召諸大臣左順門宣旨切責衆相視莫敢言鏊獨進曰八人者寔蠱聖心不

除將亂天下韓司徒復抗言之　上將逮竄永成等而八人者環泣抱　上足乞命　上憐之事遂中變劉瑾既用事首擢焦芳入內閣以鼇時望命並與機務拜戶部尚書尋加柱國少傅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特瑾目益橫威鉗士類按索徵瑕尤齮韓司徒不已必欲殺之鼇于衆中大言韓公清忠粹德天下所知萬一死非其罪如萬世公議何由是得釋劉大夏在廣西嘗劾罷土官岑氏瑾矯旨逮下錦衣

獄欲坐以激變鏊言今地方無虞李氏守職如故何名為激變竟緘死論戍瑾惡楊一清逮至京下獄鏊同楊一清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功為罪乎得釋歸里瑾以廢后吳氏喪不便成服議焚之以滅其跡鏊曰服可以不成塋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鏊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塋以妃祭以后皆從之時內閣舊臣惟李東陽數稱病不出而焦芳素惟瑾是聽鏊獨正色危言數以事忤瑾三疏乞歸

上許之賜璽書feature傳以歸時方危鏊之求去咸以為
異數鏊既歸吳儵然山水之間究心理學嘗作明理
克已二箴以自砥礪其論性善後儒多未之及閒居十
餘年言官數論薦不起　世宗即位始遣官優禮嵗
時存問將復起鏊而鏊已老終年七十五贈太傅謚
文恪鏊為古文詞明暢整嚴得韓愈之法而正嘉間
継鏊名為善制舉文者毘陵則有唐順之薛應旂海
虞則有瞿景淳海內稱之曰王唐瞿薛

石匱書曰王文恪在位與三權臣相始終李廣一敗

壽寧侯再敗劉瑾三敗大臣多被污而終不能污吾

文恪者以文恪正色危言絕不委曲有狄梁公之勁

正而無狄梁公之委蛇蓋狄梁公用陰救而文恪止

用昌言故奸知劉瑾但知敬畏而更無危疑所謂見

惡人以避咎也王文恪之力拯善類獨主綱常明目

張胆亦使瑾見之而已矣何術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三

明 會稽張 岱著

楊一清王瓊列傳

楊一清安寧石淙人父景化州同知生一清於州舍徙家巴陵一清聰敏絕世人欲試其心計戲取市家日曆鱗雜米鹽之數令日一過輙無遺脫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為秀才道黃河、遶一綫清景遂以命之年十四中順天鄉試登成化壬辰進士授中書舍

人一清生而隱宮貌類寺人顧其文譽藉甚海內名
士皆來從游以父喪歸葬於京口即家於丹徒二十
三年擢補陝西提學副使在陝八年大作士類召入
為太常寺少卿至弘治十四年轉南京太常卿壬戌
虜火篩入寇馬政廢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十
七年清出荒熟牧地凡十八萬八千餘頃十八年又
題准招商買茶自運一千斤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
萬兩舊買馬不過千疋今得馬幾三千疋其利在官

與閔中畱參不同甲子虜賊大舉大司馬劉大夏薦
爲陝西巡撫兼經理邊務一清劾罷總兵武安侯及
兵備不職者數人裁抑鎮守中官支應創城平虜紅
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堡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
敢渡河己丑冬虜數十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一
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道爭謂不
可參政安惟學同公行何恃一清不答徑去離賊營
不遠一清連發大砲響應如數萬人酋長疑我大兵

至遂掣衆北走一清發平凉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恐衆謂與鄴子俄單騎赴虜無異正德改元命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因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蹂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經畧河套河套者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所建統萬城也唐築受降城在河套之北正德之後政失其險既舍受降而衛東勝又撤東勝而就延綏河套為虜甌脫巢穴其中水堅入套東寇宣大西寇寧固厥患無窮乃上六事其一

修築定邊營迤東邊墻其二修復寧遠塞邊迤西屯
堡其三增設花馬池及興武營衛所其四防禦靈州
土達其五整飭常州官軍其六增修黑山鎮遠關墩
臺悉中機宜　上可其奏刻期奏績丁卯以忤劉瑾
遂乞休工亦罷僅築四十餘里至今屹然巨障瑾柄
國一清被逮詔獄賴李文正救得致仕庚午慶藩寘
鐇叛命太監張永討之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
同行召一清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凉各處軍務

協同討賊一清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
測柰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寧夏事不足平非文當有
捉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佯若不知繞入陝界
果聞仇鉞已擒賊永見一清料事如神促膝問內變
事一清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　上傍不離　上一
時不見渠不樂今其根幹枝葉連結已成　上傍皆
役于目安從得一言入乎一清曰此時已有間可入
亂討賊不付他人付公　上意可知言已即袖出二

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
京見　上先進寧夏奏　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
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即不濟柰何一清曰他人言
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
不信公、可頓首請　上即時召瑾沒其兵器請
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餧狗人頓首哭泣　上
必大怒瑾、誅公大用益矯所為呂強張承業暨公千
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

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予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
上覽奏至瑾徑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
即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
上命縛瑾下獄時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絕
、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敢出氣
永乃備言一清本謀與李長沙同薦一清才望一清
始柄用踰月召一清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辛未
順天應天山東河南盜起一清疏上十一事　上嘉

納改吏部起廢拔幽凡為逆瑾所搆陷連茹以起江
西盜未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山東盜日熾又疏陳
戰守撫馭賞罰機宜劉六劉七等聚衆數千充斥近
圻都御史馬中錫惠安伯張偉同征流賊馬張不知
兵專主招撫一清獨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熾
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薦侍郎陸完為
提督及賊至鎮江貽書於完須以拯急救焚為念星
馳前去量帶西北勍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為聲援

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仇總兵、馬亦于南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邊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為爪真二撊之防入思此賊出沒無常或奔淮揚通海二州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宜虛卒之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冠平加少保甲戌爾入內閣以所部多宿者不盡用乃因災異上疏自劾疏入錢寧嘶之逆謀政正德已卯秋宸濠變起一清以鎮江為江南首郡此地有備則三吳無虞乃親閱城

設險出粟賑軍調金山鎮海官兵為水援設中軍營為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無恐後 武宗南征幸其第宴飲賡歌兩晝夜有藻 上幸浙江者一清從容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即以冕忌且切四事上疏及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去位再召入閣 上以張錦奏遷顯陵事諭一清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既襄無故舉遷恐有他虞況 獻皇帝大塋之後 陛下自藩邸升為天子

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不果遷五年五月陛見從一
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御製詩一章賜
之初張孚敬桂蕚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清所授
二臣既去霍韜乃上疏毀一清　上疑之遂乞歸一
清明于知人若拔仇鉞于列校而寘藩就擒舉王守
仁于庶僚而宸濠受誅録揚宏于編戍而總兵漕運
至于伍文定之首倡義旗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
總制江右是皆儲賢于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

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大矣一清在靈州人有咲其演營習陣者一清曰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為法故每諭諸將曰無事嘗如有事時提防有事嘗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為能哉一清卒之期為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是夕寒風颸、堂戸閉皆洞開有一卒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與出騎從擁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

病今將何之公病起邪及間出大市又過公如故天明方開公殁矣一清多才好問有謀善斷尤曉暢邊事虜人皆聞其名一清狀貌豐偉乃其眉間隱隱有疊痕如豎目虜人相戒毋犯三目楊公也有御史劾奏一清從取議論無行伍之能 上使御史視軍中一清方與虜戰御史從行間持戈欲落溲溺盡下一清使卒夾掖御史馬上指顧方畧如平生一清出遇二盜發萬犬鳴觸來相去百許步使人謂曰楊使君

謂君甚苦初亦士耳而何自暴為二盜大駭去一清曰此吾昔所視學時某生某生吾黜之今其人不得志乃從莊蕃閑作亡賴于其洞捷如此嘉靖二十七年贈太傅謚文襄

王瓊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為户部郎歷藩臬二千石皆第最　武宗朝召拜户部侍郎進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為人多計算顏敏黠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隧夷險褊裨才否一覽悉記無遺　武宗

末政在宦官　上多遊幸飢民乘間起為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燧蜀藍鄢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充食劉趙輩尋為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次起日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指悉計合機宜虜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犯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討兩廣蠻有功謂指出瓊進少

傳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瓊才之咸報可果以次賊平而瓊又再進少師太子太師寧王反報至朝中汹汹亡人色而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邪虞反已執之亡何守仁果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彬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惡吏部尚書陸完位居上會完以罪去遂代之然貪財好賄眦中人為吏部大不稱　肅皇帝即大位言官論其奸狀

有指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已救出之戍邊瓊既以就戍益大恨廷和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語多侵廷和釋為民虜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犄角逐虜去瓊上言盐池北邊虜、覘薊人過輒入剽掠薊以是絕不肯來請外修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滿改築墻虜既阻墻不得進薊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復

既吏部尹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儒將其論哈密事

相矛盾論者謂瓊議得云

石匱書曰一清任遇重寄三皆有缺不為相當無譏

矣瓊有才而貪奸治世能臣也或問二子孰優曰其

計也而牆塹等之傾則可知矣

又曰楊一清王瓊一時才望相等局外旁觀每得先

着一用張永以誅逆瑾一用王守仁以平宸濠從容

數語不動聲色大逆之去如振落然其功之在天下

萬世不可泯也乃議者指其纖玷以棄其全瑜大黃
硭硝皆有大毒亦顧其成功何如耳其可輕棄也哉